

庚申宝卷

二更半夜深，善人坐庚申。
坐守三年整，能免地狱门。

鼓打二更半夜深，在会善人坐庚申。
诚心坐守三年整，能免阴司地狱门。
《庚申宝卷》初展开，诸佛菩萨降临来。
在会善人齐声和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话说一部《庚申宝卷》，总得先讲朝帝主，后讲贤人轶事。

先讲皇皇登龙位，再表贤人出何城。
宋朝仁宗皇皇登龙位，一统山河总太平。

仁宗皇登位之时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边无强寇，国无魍民，万民乐业，安享太平，文出忠臣，武出良将。

大邦年年来进贡，小国岁岁贺明君。
四海渔翁献玛瑙，山中猎户进麒麟。
刀枪改作农用具，兵书改作劝世文。
老兵归山修办道，少兵抄写上大人。
文官执笔安天下，武官不要动刀兵。
龙楼日日生祥瑞，凤阁朝朝结彩云。

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风调并雨顺，五谷贺丰登。

仁宗皇皇，端坐龙廷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。
田禾茂盛，五谷丰登，边无强寇，国无魍民。
万民齐喝采，称赞有道君。
休论皇皇多有道，再表贤人出在哪个城？
国皇有道江山稳，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且说有一贤人出在山东省直隶州洛阳县北门三里刘家村，此人姓刘名仁，同缘苏氏，夫妻双双家中豪富不过，金银满库，米麦成仓，安童成对，使女成双，牛羊成群，马骡成行，乃积乃仓，赛如佛国天堂。

他家豪富说不尽，库内许多宝和珍。
东库金来西库银，另有十库马蹄金。
水旱良田千万顷，草积堆到九霄云。
前面起造逍遥府，后面又起歇凉亭。
东关十里荷花荡，西关栽种水红菱。

出入安童骑骡马，扫地梅香耳戴金。

刘仁有钱称员外，苏氏称作院君身。

夫妻同庚三十六，可惜有钱少子孙。

那一天，员外端坐高厅，翻开历书一看，呀，今朝十四，明朝月半，后朝就是清明了，要祭扫坟茔，聊表孝心。安童，替我带点散碎银子上街，置办三牲祭礼，纸锭银镮，回来好祭祖荣宗。

安童听见这一声，带了散碎银子就动身。

买了香烛和祭品，交与员外和院君。

到了十六大早，员外骑马，院君乘轿，安童挑担，跟后头直跳。

员外骑马前头走，院君乘轿后头跟。

安童梅香抬祭礼，闹闹热热上祖坟。

一路之中不耽搁，坟堂早到面前呈。

员外吩咐安童，将三牲祭礼摆将下来，焚香点烛，烧化纸锭银镮，拜过祖宗，祭过先灵，抬头看见旁边一座孤坟。员外说：安童，这座坟往年上坟总蛮早格，今年为底高还不曾来上坟格？安童说员外：你不晓得，这是后庄焦公老伯家坟，往年他思量最早，去年局气不好，焦公伯伯一死，只好拉倒。家里没子孙，没人来上坟！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手捂胸前细思忖。

我夫妻同庚三十六，男花女花不曾生。

倘若有个长和短，天年之后葬孤坟。

来到清明寒食节，没得飘山填土人。

灵前无人来复礼，坟前没得化纸人。

罢了，

我满库金银成何用，没得香烟后代根。

带领安童回家转，闷闷不乐在高厅。

员外来高厅闷闷不乐，脸对下一落，对台子上一伏。院君连忙走向前来，说：“员外，今朝又为点底高？”

果是茶饭不对口，还是衣服不称心。

三朋四友得罪你，我做消愁解闷人。”

员外说：“院君，你有所不知！”

我在八方称员外，那敢推板我有钱人。”

“那相公，你又为点底高？”“夫人，你不要问我，我要问你，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“哎，你年纪总忘着得格？我们是两条黄牛合张犁——同耕。”“同庚多大？”“同庚三十六！不错，同庚三十六，男女没着落，等到千年后，何人穿孝服。哎呀，员外，年纪果不轻呢，现在顾现在，只顾生钱放债，不要思量香烟后代！”员外说：“院君，此言错了。

十岁时，傲人家，抛球踢毽，

二十岁，傲人家，美貌千金。

三十岁，傲人家，金银满库，

四十岁，傲人家，孝子贤孙。

五十岁，无男女，空过半世，

六十岁，无子孙，大树无根。

三十无子平平过，四十无子冷冰冰。

五十无子无人敬，六十无子断六亲。
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人无男女被人欺。
门房子侄来争斗，烹分家业可孤凄。”

院君说：“员外，不要愁，人家说，

无男无女莫怨天，多男多女泪涟涟。
男是冤家女是害，无男无女多自在。
三世修不到绝下代，光床滑席哪里来。
生到三男并四女，孽障作得海能深。
你果如同阿罗汉，我可像赛活观音。”

“院君，此言错了。

床上没得男和女，灵前没得化纸人。
天年之后归地府，谁做披麻带孝人。”

院君说：“员外，也不要愁，我家安童梅香多哩，拣两个聪明伶俐格安童配个麻俐格丫环，
生到男来育到女，传接香烟后代根。”

“院君，安童梅香只好随身使用，怎好算作我家格后代。好比种田，我家田里种格豆，人家田里种格瓜，他家瓜藤牵到我家豆田里，

远看长了一夹瓜，开黄花来结大瓜。
夫妻双双去扯瓜，理理根在别人家。
安童梅香好比一笼鸡，开开笼来去喂鸡。
家鸡咿了团团转，野鸡一吆彻天飞。”

“员外，不要愁，人家说，有石米，有人理；有间屋，有人哭；有担柴，有人抬；有石糠，有人扛。我家金银满库，还愁没得人来承当！”“院君，原有人来格，等到我你二人头南脚北，眼睛相屋。这遭，大房里要分，二房里要争，尸首没人问，对扛一蹲，你争多，他嫌少，弄了打破头跌破脑，事体闹了到不小。

倒骂我们是害人坑，挣点家当不够分。
千家万当有人分，没得哪个思量上孤坟。

南庄田，北庄地，我手所挣，
一口气，不得来，家业烹分。
金也空，银也空，空有财宝，
到临了，归地府，带不到分文。
房也空，屋也空，空有家产，
只落得，四块板，紧紧随身。”

院君听见这一声，二目抛珠泪纷纷。
“不怪张三并李四，只怪我苦命一个人。

怪只怪，我苦命，不曾生养，
怨只怨，我妾身，破血不生。

或男或女生一个，免得员外泪纷纷。
我前生烧了多少断头香，今生罚我少香烟。

前生做了多少狠心人，今生罚我少子孙。”

夫妻双双悲啼哭，哭成潭来滚成坑。

安童梅香来解劝，员外院君听原因。

要求来生福，须舍世间财。

为人不积德，子孙哪里来。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一点不错半毫分。

我好比老龙困在沙滩上，天雷阵惊醒梦中人。

员外说：“院君娘娘，我家满库金银有何用处，不如做做好事，果修到格子孙！安童，帮我拿家里格木头板子刨刨刨刨，漆漆滑滴，上写几行大字，门口挂起个斋僧牌来。”

门前高挂斋僧牌，广结良缘把僧斋。

初一月半斋僧道，逢七初三济贫人。

天雨布施钉鞋伞，黑夜布施点路灯。

路不平来挑土修，桥坏抽板换木头。

十七八岁小光棍，助他铜钱做营生。

鳏寡孤独无人养，接到家中过光阴。

田单契据挨家退，借兑条子化灰尘。

租子账目不去要，一概不要半毫分。

大做好事三年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
员外说：安童，凡间做好事，天宫神明可晓得？你替我到庵观寺院，请两班僧道家来，拜它七天求子大忏。

三清宫里请道士，报恩寺里请僧人。

安童请了一班僧人，一班道士，在东书厅、西书厅设起斋醮，拜求子大忏。

先做三天报恩祖，后拜四天求子孙。

员外家中做大斋，申文发表告如来。

表文升到天宫里，赐他一女下凡来。

员外做斋功劳深，三界符使奏表文。

表文升到天宫里，玉皇大帝得知闻。

玉主见奏，忙叫左右星君，将子孙簿子掇过来一看，“他命中本派五男二女，为底高没得子孙？”又将善恶簿子掇开来一看，“啊！不错，原来他用米拌糠，麦涨水，大斗小秤，故而折子害孙，子孙总是勾掉格！”

太白金星忙奏本，玉主在上听原因。

他家是前头作恶后头修，好比冰霜见日头。

久旱得到三分雨，庄稼还有八成收。

如果刘家绝了后，凡间哪个还肯修。

玉主一听，忙叫左右星君查查星宿簿子，派哪位星君下凡？左右星君横一查竖一寻，只有八景宫中九天玄女娘娘，五百年前遭劫，配她临凡。玉主派她到刘家投胎出世，赐刘仁一女，命注她一十八岁阎王关煞，如果她能诚心修道，不忘本来面目，将来成仙了道，仍列仙班。

九天玄女下凡尘，先注死来后注生，

生有时辰死有日，讹错没得半毫分。

打弹张仙归下界，送生老母送子孙，

仙风一拂来得快，刘家门到面前呈。

二更将尽，三更将初，来到苏氏院君牙床，叫院君速速醒来，吾乃送子与你！喝声道变，九天玄女变作牡丹花一朵模样，苏氏院君顺手对头上一插，一道金光，吾乃去了。

仙人仍归天宫去，院君有孕在其身。

一月怀孕一月初，二月怀孕道如何？

三月怀孕成血饼，四月怀孕四肢生。

五月怀孕生五腑，六月怀孕长六根。

七月怀孕生七窍，八月怀孕长成人。

九月怀孕都长满，十月怀孕要分身。

怀孕带到十月整，面黄肌瘦不成人。

空身如同担重担，过重门槛像蹒跚。

怀孕带到十月整，瓜熟蒂落要分身。

孩儿腹中寻门路，剥娘肚皮摘娘心。

一阵疼来疼过狠，二阵痛来痛个昏。
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腹中孩儿要分身。

当初好人要出世，拣年拣月拣时辰。

拣到四月初八日，庚申日子子时生。

员外院君多欢喜，谢天谢地谢神明。

生来仙风并道骨，慢慢等她长成人。

三朝烧过解污纸，满月堂前取乳名。

取名就叫刘素珍，到老终身不改名。

哭声如同鹦哥叫，笑声犹如念佛声。

尝到荤腥空吊呕，豆腐百页满口吞。

一周两岁娘怀抱，三周四岁离娘身。

五周六岁知分晓，七岁思量读书文。

员外吩咐安童到东庄请了朱仪老先生来东书厅设馆，素珍用《女儿经》开蒙。

素珍本是天宫星，读起书来更聪明。

教到上句知下句，提到枝梢就知根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》，五经四书尽皆通。

素珍读到十五岁，思量吃素办修行。

先生回了回家转，自己端坐西书厅。

观音轴子当堂挂，香炉烛台两边分。

朝念千声弥陀佛，夜念救苦观世音。

初一月半勤念佛，逢到庚申夜诵经。

修行办道三载整，惊动南海观世音。

观音老母来洛迦仙山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九天玄女临凡，投到刘家，刘素珍吃素修行，她不知大限已到，待我下凡点化与她。

观音老母下凡尘，仙风一拂就动身。

驾雾腾云来得快，刘家门到面前呈。

观音老母按落云头，我乃南海大士，你果晓得你大限已到，我来传给你庚申妙偈，将来才可还阳成道，吾乃去了。

一个去字她去了，踪影不见半毫分。

刘氏小姐来撮醒，一身香汗湿衣襟。
半夜三更得一兆，句句经文记在心。
观音老母传经典，字字不错半毫分。
素珍一心办修行，黄昏参禅到五更。
修行之人佛向前，朝不睡来夜不眠。
无影山上勤削草，不肯荒失祖家田。
光阴似箭催人老，日月如梭晓夜行。
春去夏来秋又到，残冬一过又逢春。
素珍长到十八岁，阎王关煞注命根。
清风明月年年在，森罗宝殿不饶人。

阎罗天子拿阳寿簿子一查，刘素珍阳寿已满，命配一十八岁阎王关煞，一命归阴。因为她在阳日三间吃素修行，阎君派青衣童子带了勾魂牌票，拿刘素珍到案。

青衣童子奉了命，带了牌票就动身。

阴风惨惨来得快，刘家门到面前呈。

青衣童子一阵阴风，来到刘素珍佛堂中，对她上首一撑，哼也不哼。小姐拿经文落下品来，说：“你是谁家书童，到我经堂，有何事情？”青衣童子弯腰奉揖：小姐，我乃阴司青衣童子，今奉阎君之命前来勾你归阴！

小姐听见这一声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好歹可肯容情我，高厅拜别二双亲。

青衣童子说：“小姐，你要速去速回，不能耽搁时辰。”

小姐当时站起身，轻移细步到高厅。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拜拜父母二双亲。

你受孩儿拜三拜，报报父母养育恩。

十月怀胎空带我，三年乳哺枉费心。

譬如自小关煞重，三六九岁命归阴。

员外院君说：“小姐，清清早上，你何出此言？”“父母双亲，你们有所不知！

阴司童子来堂等，勾你孩儿赴幽冥。

为儿不能尽孝意，做不到端汤奉水人。”

员外院君悲啼哭，哭成团来滚成坑。

指望养儿防身老，谁知短命丧残生。

生男育女成何用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父母哭到伤心处，素珍哭死又还魂。

青衣童子一想，生离死别，总是难舍难分，不下无情手，做不得解交人。青衣童子走向前来用手一指。

素珍推倒尘埃地，带她真魂就动身。

员外夫妇二人忙忙走向前来，一把背住小姐！

高喊小姐不答应，低叫小姐不做声。

“你一头说话一头死，真正死了可伤心。

我多男多女不曾生，所生苦命一个人。

指望招婿为嗣传后代，接我香烟后代根。

你到一命归地府，叫你父母靠何人？

你慢慢走来慢慢行，等等生身老母亲。

慢慢走来慢慢跑，等我们同过奈河桥。
正月梅花正放光，谁知遭风遭雨遭雪又遭霜。

女儿心肝啊——

指望养儿防身老，谁知倒过来送儿亡。”
父母养儿日日忧，常把儿女挂心头。
倘有伤风并咳嗽，父母唯其疾之忧。
父母养儿吃尽亏，谁知死去又不回。
指望曾子养曾皙，谁知颜路哭颜回。
桃之天天花正开，其叶蓁蓁长上来。
之子于归归何处，宜其家人哭哀哀。

刘员外，哭儿女，捶胸顿足，
苏院君，哭小姐，死去还魂。

安童梅香来解劝，自己保重自己身。
自己日子是能过，自叹自乐过光阴。

安童说：“员外，人死不得复生，哭死不得还魂。我摸摸她心口头有点别，身上还有点热，阳气还不曾绝，也作兴得还魂格！”这遭叫安童帮她拿衣裳穿好，对板门上一困，用白钱纸从上身盖到下身。

头边点起一盏火，足头点起一盏灯。
旁边摆个化纸盆，亮亮堂堂赴幽冥。
不表高厅多啼哭，再表小姐赴幽冥。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鬼门关到面前呈。
阴司有座鬼关门，鬼门关上最艰难。
阴间不还曹官债，阴司拷打剥衣裳。
过了鬼门关一座，恶狗村到面前呈。
七个犬儿驴能大，个个抬头要吃人。
善人从此村中过，个个低头让他行。
恶人来到村中过，浑身咬了血淋淋。
过了恶狗村一座，秤称亭到面前呈。
阴司有个秤称亭，罪轻罪重总知闻。
修行之人没四两，作恶之人重千斤。
过了秤称亭一座，孟婆庄到面前呈。
阴司有个孟婆庄，绝色女子卖茶汤。
为人吃了汤和水，三十五天不清爽。
过了孟婆庄一座，奈河桥到面前呈。
阴司一座奈河桥，一尺三寸万丈高。
两边总是铜钉钉，当中一路滑油浇。
善人从此桥上过，凌空现出一金桥。
莲花托起善人走，风不起来桥不摇。
恶人到此桥上过，滚个滚来抛个抛。
前面毒蛇追了咬，后面恶狗不肯饶。

阴司一奈河，蛇咬狗来拖。
要得桥上过，大众念弥陀。

走过奈河桥一座，破钱山到面前呈。
破钱山来破钱山，纸灰未过莫挑翻。
阳间挑碎破钱纸，阴司堆积破钱山。
过了破钱山一座，滑油山到面前呈。
阳日三间搽脂抹粉妆美貌，阴司难过滑油山。
滑油山前不打等，会冤门到面前呈。
会冤门口闹啾啾，讨债冤家不断头。

走过了，会冤门，枉死城外，
前面到，森罗殿，参见阎君。

青衣童子前来缴旨，“阎君在上，现有刘素珍到案！”小姐连忙跪倒尘埃，“参拜阎罗大王。”阎君立将起身，口称：“善哉善哉，你大有功德，青衣童子，快快带她游看地狱！”
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素珍游看地狱门。
小姐游看一殿君，刀山地狱门。
脚在刀上走，破肚又穿心。

上刀山，刀尖头，犹如春笋，
身倒地，刀透体，破肚穿心。
爬上树，剑刺身，骨肉凌落，
身叫苦，无救度，不得超升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刀山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阳日三间杀牛宰马汉，刀山地狱不容情。
小姐看见地狱苦，口念弥陀往前行。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二殿早到面前呈。
小姐游看二殿君，镬汤地狱不容情。
小姐看见罪鬼苦，口念弥陀往前行。
童子领路前头走，三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三殿君，寒冰地狱门。
头顶冰来脚踏雪，小鬼冷水又浇身。

这地狱，多苦痛，冰天雪地，
头顶冰，脚踏雪，冷水浇身。
阴山后，又没有，天光日色，
这地狱，无比苦，怎得超升？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寒冰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数九冬天截人路，阴司地府下寒冰。
小姐看到轮回苦，口念弥陀又动身。

青衣童子带她走，四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四殿君，拔舌地狱门。
头发绞在将军柱，铁钳插口拔舌根。

将军柱，高吊起，铁钳插口，
将舌头，都拔出，除尽冤恨。
满口中，鲜血出，难言苦痛，
只为你，在阳间，搬弄是非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拔舌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阳间说谎掺人祸，阴司地府拔舌根。
小姐看见地狱苦，口念弥陀又动身。
童子领路朝前走，五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五殿君，奈河血湖两重地狱门。
奈河桥上男子汉，血湖池里女罪人。

生男女，大血光，冲天触地，
少不得，入苦海，堕落湖中。
血湖浪，吹起来，口吞血水，
怎能免，这地狱，脱离超升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血湖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生男育女造下孽，血湖池中做罪人。
小姐看了多悲叹，口念弥陀又动身。
童子引路来得快，六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六殿君，变成地狱门。
拔毛又戴角，变牛变马变畜生。

变驴骡，牛和马，猪羊猫犬，
身披鞍，口衔铁，骑坐还人。
猫儿犬，还不尽，看家守户，
变猪羊，肉还债，活上刀砧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变成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阳日三间赖人债，变成畜生去还人。
小姐看见罪鬼苦，口念弥陀往前行。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七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七殿君，碓磨地狱门。
碓臼舂了纷纷碎，磨子眼里竖直心。

将他肉，下碓臼，舂成肉酱，
把骨头，舂碎了，风里飘扬。

将罪人，倒竖在，石磨眼里，
头朝下，脚朝上，血肉成浆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碓磨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骂天骂地骂神君，阴司地府不容情。
小姐看到罪鬼苦，口念弥陀往前行。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八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八殿君，锯解地狱门。
铁钉来钉起，一锯子两分身。

就将你，夹板内，铁钉钉起，
脚朝天，头撞地，两半分身。
那时间，阎罗王，判断刑罚，
妻儿女，怎知道，痛苦临身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锯解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阳日三间不平心，阴司锯解两分身。
小姐看见罪鬼苦，口念弥陀又动身。
童子引路朝前走，九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九殿君，火坑地狱门。
铜柱铁床苦，永堕不翻身。

火坑狱，多焦烂，浑身化血，
上铁床，翻身转，骨化灰尘。
铜柱上，高吊起，溶洞灌口，
这地狱，多苦恼，不得翻身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火坑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数九冬天放野火，火坑地狱不饶人。
小姐看见罪鬼苦，口念弥陀又动身。
童子引路朝前走，十殿地狱看分明。
小姐游看十殿君，黑暗地狱门。
三等并九列，阎君注分明。

转轮王，判人生，三等九列，
贫与富，寿与夭，听命由天。
九列内，贫穷的，为奴为婢，
小经纪，做买卖，各自营生。

小姐下拜问阎君，黑暗地狱为何因？
阎君说与小姐听：阳间吹熄佛前灯，黑暗地狱受苦辛。
小姐看见罪鬼苦，口念弥陀不绝声。
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枉死城到面前呈。

刀上死，绳上死，投河落水，
火上烧，阵上亡，总在此城。
吊杀鬼，扛木梢，沿路啼哭，
落水鬼，爬沟坎，要讨替身。
服毒鬼，走出来，七孔流血，
自杀鬼，拿钢刀，眼泪纷纷。
恨当初，悔不该，自己寻死，
到头来，阎君判，不得超升。

青衣童子将言说，小姐今且听原因。
我今不能来送你，慢慢寻路转还魂。
青衣童子他去了，小姐一人往前行。
素珍走过枉死城，黑暗沉沉步难行。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三千六百里荒草路，乌星黑月步难行。
小姐当时悲啼哭，惊动南海观世音。
观音老母下凡尘，要度修行办道人。

观音大士按落云头，设起茅屋三间，自己变作个年老婆婆，来家摇棉，门口高挂一盏庚申灯笼，来杠等候素珍小姐。

小姐无奈慢慢走，远远望见一盏灯。
口念弥陀脚下走，看见茅屋两扇门。
小姐走进茅屋内，双膝跪倒地埃尘。
开口就把婆婆叫，请你送我转还魂。
年老婆婆将言问，你是阳间哪方人？
家住哪州并哪县，根生土长哪里人？
父姓甚来母姓甚，你是排行第几名？
你在阳间做什么事，为何来到地府门？
还是街坊买卖客，还是乡间种田人？
你今对我说明白，才好送你转还魂。
刘氏小姐将言说，婆婆在上听原因。
我家住山东洛阳县，北门三里刘家村。
父亲刘仁称百万，母亲苏氏老安人。
未生多男并多女，只生我苦命一个人。
从小修行到十八岁，阎君勾我入幽冥。
游看阴司十殿君，重重地狱受苦辛。
青衣童子不肯送，叫我寻路转还魂。
我若能够还魂转，加功进步办修行。

观音老母说：“小姐，你要还魂一点不难，我有《庚申经文》传授与你，切记在心，不可忘却。”

年老婆婆将言说，小姐今且听原因。

《庚申经文》传与你，牢牢切切记在心。

朝夜庚申颠倒念，时时刻刻记在心。

五十三卷为一藏，不能短少半毫分。

每年六个庚申日，早早思量坐庚申。

真心坐守三年整，免了随身三尸神。

为人去了三尸神，小灾小晦不上身。

金刚尊经常念，可免阴司地狱门。

一盏金灯交与你，光明大路转还魂。

观音老母前引路，小姐就在后头跟。

年老婆婆说：“小姐，我不远送你了，你可望见南天格大星，北天格小星？”

大星是你头边火，小星是你足头灯。

对好大星小星走，讹错没得半毫分。”

小姐一看，心惊胆颤，说：“婆婆，前面有个呆子哩。”观音老母说：“这叫东土人回头不认尸。”观音老母走向前来，用手一指，

小姐真魂推入窍，苏苏醒醒转还魂。

刘氏小姐转还魂，板门上面把腰伸。

舞熄头边火，踢熄脚头灯。

员外家夫妻二人吓得墙脚头撑，不晓得小姐转还魂。

你不要年纪轻轻不服死，阴魂不散转家门。

等到你五七三十五天整，我多请僧人共道人。

高厅上面设斋醮，超度小姐早超升。

小姐只是弄手对嘴里举举，员外一看，莫非小姐当真还魂而转，她来阴司同鬼魂说得话，要用参汤灌，才得开口。这遭连忙吩咐安童烧了一碗参汤水，小姐灌了一口汤，身子硬梆梆；灌了两口汤，眼睛有了光；灌了三口汤，说话响琅琅，

你们不必来害怕，孩儿今朝转还魂。

员外夫妇二人心中十分欢喜，“呀，小姐，你怎得还魂格？”

“只因修行有好处，有格年老婆婆送我转还魂。”

员外夫妇一听，“啊！年老婆婆莫非是观音老母。罢了，我们和孩儿一样，一同修行办道罢。”

夫妇跪到尘埃地，拜拜观音佛世尊。

我儿今朝还魂转，父母一同办修行。

吃素就走今朝起，下次不开酒和荤。

倘若开斋并破戒，永堕三途地狱门。

观音就是亲师父，女儿算作领路人。

夫妻罚过洪誓愿，一心一意办修行。

一家吃素修道，就将房屋改造，叫安童到街坊请了六匠回来，拿房屋改成庙宇。

六匠请到高厅上，房屋改成庙宇门。

前厅改作三宝殿，后厅改作念佛堂。

暗楼改作明楼景，算作戏楼到如今。

房屋改成庙宇样，装金塑像受香烟。

正厅上，来塑起，三尊古佛，

左文殊,右普贤,南海观音。
左东岳,右酆都,各按方位,
左文殊,右普贤,总受香烟。

地藏能仁坐莲台,十殿阎君两边排。
四大金刚两边坐,哼哈二将管山门。
韦驮菩萨朝北撑,字纸炉砌了两边分。

屋望里,来彩画,天宫胜景,
磨地砖,来彩画,盘古初分。
椽子上,来彩画,花花绿绿,
柱樑上,红漆漆,放大光明。
东山墙,来画起,东天日出,
西山墙,来画起,日落西沉。
照墙上,来画起,麒麟送子,
左招财,右利市,五谷丰登。

房屋改造簇簇新,外红里白放光明。
秤称银子几百两,打发六匠转家门。
安童梅香总释放,无挂无碍好修行。
看了良时并吉日,另招僧人管山门。
小小草庵结一座,一家三口诵经文。
朝念弥陀千声佛,夜念救苦观世音。
金刚尊经常常念,庚申经偈不离身。
修行之人佛向前,朝不睡来夜不眠。
天天诵到黄昏后,金鸡一叫就起身。

修行不劳神,黄昏到五更。
办道心不退,何愁道不成。
修行办道三年整,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观音老母下凡尘,要度修行办道人。

观音老母变作一个年老婆婆,来到草庵门口化斋,小姐抬头一看,“啊呀,师父来了。”
双膝跪到尘埃地,师父连连口内称。

年老婆婆说:“小姐,哪个是你师父?你认错人哇!素珍说师父,就是你送我还阳格。
我在阴司无路走,是你送我转还魂。
《庚申经文》传与我,赐我金灯转回程。
今朝师父来到此,未曾迎接罪不轻。”

这遭父女三人齐齐拜见观音老母。观音说:“你是修行之人,果懂佛语?底高叫道报芽、道开花、道结子、道归家?”素珍说:“师父,我晓得格,
初吃长斋道报芽,罚愿修行道开花。
修成正果道结子,师父度我道归家。”

观音老母说:“贤徒,你道心坚固,功德圆满。”用手一指,设立火坑一座,说:“你们看得

破,跳得过。”修行之人不顾性命,三人对火坑里一跳,老母念动真言:

归去来兮归去来,火坑里来脱凡胎。

脱了凡胎换仙胎,逍遥自在上天台。

度她全家站起身,御宰台前讨封赠。

三人来到御宰台前,朝拜玉主,玉主一见,心中欢喜,重重封赠。

玉皇一见笑颜开,得道还原上天来。

玉皇大帝重封赠,九天玄女还原身。

九天玄女加封赠,庚申老母受香烟。

封你父母人两个,圣父圣母职不轻。

玉主封尊已毕,忙将封神榜射到凡皇金殿,仁宗天子摆起銮驾,五更三点重重封赠。

刘氏素珍受封赠,九天玄女职不轻。

九天玄女加神职,庚申菩萨受香烟。

封她父母人两个,圣父圣母受香烟。

凡皇一封,随时发下帑银到各州各府,

起造一座烈女庙,善男信女把香烧。

倘有贞节淑德女,烈女庙里办修行。

万岁派了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,班中造起经忏宝卷来。

造了一部《庚申经》,嗒经念佛了愿心。

造起一部《庚申忏》,拜忏也好谢神明。

造起一部《庚申卷》,善男信女坐庚申。

天宫又打发丹青手、誊录师、裱画匠下凡,就将白纸为题:

一张白纸四角方,五颜六色对上装。

巧手画起金容相,庚申老母受香烟。

宝卷讲到此处,可算有头有尾,有始有终。这叫物有本末,事有终始,知所先后,则近道矣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,斋主会友清香烧。

清香烧来木香烧,更比随常有功劳。

经到头来卷到头,小道弟子请卷收。

百亩良田抛下种,弟子耕种主人收。

宝卷看完成,礼拜佛世尊。

佛前求忏悔,罪孽化灰尘。

东风洋洋进门来,南风招宝又招财。

西风吹散蟠桃会,北风荡散万年灾。

拜上圆满师菩萨摩訶萨,圣卷圆满注长生。

佛祖当台坐,善人两边排。

宣讲《庚申卷》,老少免三灾。

南无阿弥陀!圆满功德!

王国良 搜集整理